

| 儿 | 时 | 记 | 忆 |

挖红薯 烤红薯

◎汪志

说起红薯，每一个人都吃过，尤其是烤红薯，那可是童年的美食。这不，昨天晚上快十一点回家，路过一所中学旁边时看到一个卖烤红薯的，远远的就闻着挺香的味道，食欲一下被搅动了，边买边问：“这么晚了，是不是卖给一会儿回家的学生娃娃们吃？”对方点点头：“就是的，卖给晚自习回家的中学生娃娃们吃啊，今年新挖的红薯，娃娃们都爱吃。”我连忙点头，不禁想起了儿时地头挖红薯、烤红薯的趣事……

笔者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在我逝去的岁月时光里，儿时地头挖红薯虽然早已已经过去，但它那独特魔力的趣味，让我瞬间回到了童年，永久难忘。在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，那时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，再加上粮食产量低，家家人口多，红薯是儿时家里不可缺少的“主粮”，我家每年都要在丘陵地里种好几亩红薯，否则就要饿肚子。

红薯，又叫山芋、地瓜、红苕等，味道香甜可口，儿时，村里家家户户都要种好几亩红薯。每到红薯成熟的时候，村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是挖红薯的村民，作为孩童，我们都会跟着大人一起去地里挖红薯。挖红薯看似简单有趣，但也要一定的技巧和力气，更重要的是土质，运气好的话会遇到蓬松的土质，轻轻一刨一窝红薯就应声而出，望着满地大小均匀的红薯，全家大小都高兴极了。但最快乐的还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，除了现场生吃外，那就是在田埂旁烤红薯，那个香哦。

记得小时候，村里的红薯地都是家家户户挨着，我和邻家几个要好的小伙伴，先用铁锹在地里挖个不深的小坑，找些砖头土块四周架个中空，再找些柴禾架起来烧，火要猛，柴要多。等柴火烧完，剩下一大堆还红红的灰烬，立即把红薯丢进去，并小心的用灰烬盖好。然后再去找一些碎柴禾放在灰烬上面慢慢燃烧，此时红薯还没烤熟，我们再跟着大人去挖一会儿红薯，等半小时后，我和几个小伙伴用棍子掏出红薯，围在一起分起红薯吃。刚从灰烬中掏出的红薯，看上去外表烤黑了不好看，但剥开皮后颜色新鲜极了，尝一口后，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，红薯味喷香扑鼻。不过，也有火候不到的时候，红薯还是夹生的，不过也不管了，半生不熟的也照样吃下去。

儿时，除了烤红薯外，刚挖出来的红薯还有很多种吃法，蒸着吃，炒着吃，做红薯馍馍，熬红薯稀饭，而最多的就是制成红薯干片，晒干后熬稀饭吃。长大后我离开故乡到了外地工作和生活，再也没有挖过红薯和烤过红薯。但前段时间，我和妻子回南方老家探望八旬父母，哥嫂家种了一亩多红薯，正赶上挖红薯的季节，我拿起铁锹又挖起红薯来，然后又挑了几个红薯放进烧午饭的柴火灶里，儿时的红薯味道又来了。好在现在的物流业发展迅速，一到秋冬时节，各地的超市、农贸市场都有卖生红薯的，街头烤红薯的大铁桶不时散发出诱人香味的烤红薯味道，此时就会想起儿时挖红薯、烤红薯，自然也是我舌尖上必不可少的美味……

明月峡纪行

◎宋扬

曾经以为，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困扰只缘自山崇岭峻，殊不知，水，也是蜀道上极难逾越的天堑。

离开“翠云廊”景区，我驱车径直前往古蜀道上陆路与水路同称天堑的“明月峡”。秦巴山脉自北而南延伸到川北，地形愈趋复杂，山体横亘，奇峰突起，峻岭相连，形成一道天然屏障。然而，嘉陵江以不灭的毅志，历经万年岁月，把秦巴山冲开一道缺口，顽强奔赴巴蜀大地。这道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缺口，就是古蜀道上声名遐迩的“明月峡”。

伴随着中华历史长河一路走来的明月峡古栈道，经历过江山易主，见证过王朝更替，在兵火战乱中几次毁坏，几经修复，满身疮痍，又负重前行。明月峡古栈道，先秦建成，三国繁忙，至唐宋而兴盛，又于宋末毁坏，后元代修复，终在清初因“三藩战乱”被废弃。“路出沙河，一径峭壁”，指的就是嘉陵江上的明月峡古栈道。岑参入蜀，作《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》述见闻——“栈道筑迅满，行人贯崖崖。岩倾劣通马，石窄难容车”；袁枚江舟荡过明月峡，作《朝天峡》（即明月峡）——“滩转峡角来，双峙袤千丈”。曾经的明月峡古栈道，或在倾斜山坡上凿孔架梁，或在平台上置柱托梁，梁上再铺木板。翻修后的新栈道，足有两米宽。人

行其上，再也没了“仅能旋肘，莫并两肩”的险恶。而今，古栈道已荡然无存，只剩下当年固定过木桩的孔洞还等距离排列在绝壁上，那些硕大的柱孔就像历史的眼睛，深邃，遥远。“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。”栈道虽好走了，那山却依然是令人惊悚的。山就在我的面前，垂直向上，不，甚至是悬扣在我的头顶，似乎随时都要倒压下来，顿觉石裂怒欲落，畏压不敢仰。江水从峡口那边奔涌而来，发轫于秦岭深山的嘉陵江浑黄、浓酽。江中乱石穿空，有的暴露水面，有的潜伏成礁。由是观之，当年水上行舟之险，不输陆地栈道。栈道上，老川陕公路（原108国道）成了明月峡景区的观光车行道。建成于1936年6月的老川陕公路在抗战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，是连接前线和后方的一条重要通道。当年，数十万筑路军民生生在绝壁半腰凿出了一条宽4至5米、长864米的“半隧道”，形成了著名的“老虎嘴”奇观。我眼前的“老虎嘴”通体赤黄，造型狰狞，似一只猛虎，已张开血盆大口，正欲将路过的行人、车辆一口吞噬。江对岸，约2.5亿年前的“晚印支运动”造成秦岭山脉和龙门山脉在此地对撞挤压，使原本水平状态的地层向上弯曲，拱起。这是人类地质史上的又一奇观——明月峡背峡。不时，有“和谐号”列车从江那边的山洞里咣咣冒出来，又咣咣钻进下一个山洞，列车脚

下的铁轨，正是我国历史上联通西北与西南的第一条铁路——“宝成铁路”。

蜀道存兴废，明月照古今。每一种蜀道的迭代，都付出了血与汗的代价。历史在明月峡留下了六条道路——山间小道、岸壁栈道、江边纤夫道、江中木船航道、川陕公路道、“宝成铁路”道。这六条道路从远古走到当下，忠实反映了蜀地交通发展的面貌，也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。蜀道悠悠，岁月悠悠。何止“六道”？古蜀道旁，“新108国道”与“京昆高速”公路并驾齐驱。“西成高铁”穿蜀山，过秦岭，古蜀道曾经需要数天才能走完，如今只需两个小时，更不用说，还有头顶从成都飞往西安、北京的客机，以科技的力量，生生把空中蜀道变成了一条几乎笔直的线。蜀道，可以被狭义定义，也可以被广义理解。出蜀之道，皆为蜀道。东西南北，条条蜀道通世界。让蜀道不再难，在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变成了现实。李白有灵，当知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了。

面对明月峡的六条道路，我清晰地感受到蜀道从厚重的历史走来的远古、雄浑、博大和深邃。蜀道向北，留下古迹如星列天穹般璀璨，涵育生态文明和风流人物如珠缀大地般缤纷。蜀道又是簇新的，新时代的蜀道故事还在精彩演绎。这些故事，又将在未来化为历史的永恒。

大雪到人间

◎江初昕

晨起推窗，外面是一片洁白的世界，雪花在城市的楼宇间飞舞，楼宇间隙的风忽而把雪花吹撒得零零落落，忽而又把雪花上下左右肆意的狂搅。本是洁净清雅的雪花变得那么的焦躁不已。俯瞰楼下的马路，汽车在雪地里划开了横七竖八的车辙，只有路边的行道树上和小区的绿化草丛间落满了一层白雪。

乡村就不同了，远山近水，树木村庄，一切是那么的层次分明。雪落山巅，雪落乡村，雪落农家，雪花舞蹈在乡村的炊烟之中，洁白的雪花开在乡村的枝头、开在乡村的草垛、开在乡村的年味里。雪花是有香味的。在乡村，早上起来，就可见雪花静静地堆在地上、堆在草丛中、堆在房顶上。小河静止了，水田静止了，霜花开在薄薄的水面上，透明的，偶尔可见几株枯黄的水草突破薄冰，硬硬地直立向上，就如刀刻的小型雕塑，散布在乡村的版图上，乡村的冬日就在雪花之中活过来了。

田野里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雪，给油菜、冬小麦盖上了一层棉被。最有趣的还是立在田间的稻草人了，浑身披了白褂，下巴也长起了白白的胡

子，变成了憨态可掬的老人。他依然坚守在这片白雪皑皑的雪地里，承担着主人的重托。村庄边的稻草垛同样堆起雪花，稻草垛仍然热气腾腾，在草垛里抽出一抱稻草，温温的，散发出青草的味道，这是一种久违的香味，即使你远离乡村好多年，这种味也会一直跟着你，有时还会在梦中侵袭你，开在稻草垛尖上的雪花是别致的，稀稀的，薄薄的，如一件花衣穿在稻草人身上，滑稽而可笑。寒风中的麻雀聚集在稻草垛里，有的在草垛里筑巢，有的则在这草垛上觅食，叽叽喳喳的一大群，在稻草垛中飞来窜去。

雪在乡村的夜空中恣意飞舞，它扯开铺天盖地的幕布，张扬、粗犷而又风姿绰约，它是熟悉这块土地的，就像一个演员熟悉自己曾经演练过千百次的舞台。对于雪花，乡村有着比城市更为长久、更为绵长的诉说，城市的土地坚硬油滑，不能贴心贴肺，雪花只是匆匆的过客，乡村的土地柔软、疏松，身体内涌动着无数张开的血脉，它用温暖慰藉着冬日的冰冷。在宁静的冬日三九，寒潮涌过又渐渐沉寂的时候，褐色的石头似的冬天，我们这里期待已久的雪，下起来了，从从容容，滋

润冷艳。

青砖黛瓦的村庄此时已是白雪茫茫，一片银装素裹。村庄里尤显得寂静了，树林不时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偶尔“扑棱”几声响，一捧捧雪花从树梢上落下。小河里的溪水结了一层薄冰，透过晶莹剔透的冰面，还能看到冰下暗流涌动，雾气氤氲，轻烟笼罩在河面上空。傍晚时分，家家炊烟四起，袅袅升腾的炊烟把村庄妆点得愈加的静美了。人们围着火炉旁，小炭炉里炭火正旺，火炉上“嘟嘟”冒着白烟，顿时饭菜飘香，几个男人围坐在火塘边，手持酒杯，聊天说笑，让人倍感温馨了。

雪夜里的乡村苍茫如幕，每一寸土地都隐逸着灵性。你听，麦苗间流传着一种久违的绿色欢呼，泥香淡淡，根须在严寒里潜滋暗长，那是最初的水给予生命的洗礼。你看，在那间挂满农具的破旧小屋，闲下来的老牛醒着，它慢慢地嚼着麦草，偶尔晃动的牛铃摇响父亲多年的梦想，那是雪一样朴素的心灵默默的期待。一场大雪给村庄注入无限的生机活力，给万物滋润了心灵的甘泉！

